

※「經學文獻與思想流變」專輯※

「經學文獻與思想流變」專輯導言

劉柏宏*

「經學文獻與思想流變」專輯係匯集文哲所「經學工作坊」推動迄今，有關《周易》、《尚書》與《四書》的部分成果。經學工作坊設立之緣起，前於《通訊》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經學研究方法省思：《尚書》與《三禮》」專輯導言〉中有所說明。綜觀二〇二二年工作坊活動，共舉辦座談會一個場次，發表會六個場次；所涉及之主題有《周易》一場，《三禮》一場，《詩經》一場，《春秋》兩場，並有一場是關於經學跨域法政思想。各場次訊息，如下表所示。

時間	講題	主講		
2022.3.4	經學萬象·眾聲喧嘩 ——「經學工作坊」 座談會	古育安（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李蕙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林盈翔（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黃羽璿（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羅聖堡（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時間	講題	主講	討論	主持
2022.3.29	戴璉璋先生的《易》 學觀及其詮釋特點 ——以屈萬里先生說 為參照	羅聖堡（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 系助理教授）	陳威璿（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 系副教授）	楊晉龍（本所 兼任研究員）
2022.4.29	經學中的政法思想 ——跨域研究的方法 與實踐	許惠琪（宜蘭 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吳曉昀（清華 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	史甄陶（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 系副教授）
2022.5.27	《周禮》王權思想蠡 探——以儒家「馭」 觀念為指南	黃慧芬（靜宜 大學中國文學 系兼任助理教 授）	林素英（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教授）	楊貞德（本所 研究員）

* 劉柏宏，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時間	講題	主講	討論	主持
2022.6.29	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人名蠱測	簡欣儀（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陳美蘭（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陳炫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2022.9.29	汪克寬的「復古」與十四世紀徽州知識社會	胡華喻（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陳威睿（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張曉生（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兼學術副校長）
2022.11.22	「變〈頌〉」說考源：一個宋、元《詩經》學新結構的形成	王誠御（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姜龍翔（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楊晉龍（本所兼任研究員）

由於邀稿與編輯期程之故，本專輯選錄五篇文章雖非發表於今年，但議題新穎，對當前研究者亦有裨益。各議題涉及的歷史時間，上溯周秦，直至晚近，涵蓋完整。按時間先後而論，首先是張琬瑩〈經學史上的千古公案：「周公稱王」問題的源起與爭議〉。此文之源起，乃因歷來對周公「攝政稱王」不僅看法不同，且按各自所處情境而賦予不同的意義。文章雖以「經學史」為題，但探討面向牽涉西漢與王莽時期對周公攝政一事所引發的政治效應，《尚書》相關篇章的經典詮釋，以及近代經、史學交涉視域下對於周公稱王的四種立場。涵蓋面豐富。文中歸結出引發周公稱王爭議的癥結有四，分別是《尚書·周書》中「王」的身分、成王年紀、周初王位繼承制度、周公身分相關政治詞彙的意義。相信可提供研究者後續深化探討之參考。

專輯收錄兩篇元代《周易》學的文章，分別是王詩評〈鮑雲龍《天原發微》的《易》學思想——以《河圖》、《洛書》為主之討論〉、陳詠琳〈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郭氏洞林》考述〉。鮑雲龍《天原發微》屬術數類數學作品，從《易》學體系來說，可歸入《易》圖書學一系。作者以《天原發微·數原》為出發點，分析鮑雲龍對於《河圖》、《洛書》的應用之道，並指出鮑雲龍將天地之數、揲著之數、周曆之數、萬物之數統攝於《河圖》、《洛書》之數，是為「《圖》、《書》之數，無往不包」。文中又論及《河圖》、《洛書》彼此關係，作者輔以圖示演繹鮑說，論證鮑氏「《圖》中有《書》，《書》中有《圖》」的說法。最後，鮑雲龍進一步運用《圖》、《書》建構大化生成觀。落實到個人層面，則強調「始乎為士，終乎為聖」，為人者當法天地變化之道。其工夫之要則為「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

之性。亦曰敬而已矣」。主敬者正是契合太極，體入聖學之道。陳詠琳則是以《周易啟蒙翼傳》所錄《郭氏洞林》為對象。《郭氏洞林》是郭璞集象數、術數於一的《周易》著作，於六朝間已受重視。在宋元數術風氣下，胡一桂留意到此書，其目的乃為發揚朱子「《易》本卜筮之書」的立場。胡錄《郭氏洞林》八則事例，關乎「國家」、「避難」、「疾病」與「占法之奇中」。作者各取其一進行探討，並得出《郭氏洞林》反映郭璞占卜應用《京氏易傳》，並夾雜符應術數之說的整體看法。通過此文幫助讀者對胡一桂繼承象數《易》傳統，及《四庫全書總目》以《郭氏洞林》為「占驗之學」的說法，能有所認識。以上兩篇《周易》學文章揭示經學在元代的發展情形。

《四書》與科舉制度結合，則是元代經學發展史的另一重點。這條發展線索在經歷明初《四書》正典化之後，伴隨普及率提高，自出心裁的各種《四書》評點講章應運而生。李函香〈官方與反官方：晚明《四書》講章的風貌〉，即結合《四書》學與明代理學發展進行討論。此文以嘉靖至崇禎時期九十四部《四書》講章為對象，按照思想取向區分為以朱子學為主、側重陽明學、折衷朱王與三教會通四類。其中以宗朱立場的《四書》講章數量最多。這類作品通常表現出述朱但兼採諸說或間附己意的特色，另有部分則是對朱注加以修正。側重陽明學的作品，不遵朱注，且格外重視修身工夫。而主張朱王調和、三教會通的《四書》講章，較常見的進路是借重陽明學的兼容性格，消弭不同思想間的差異性。晚明《四書》講章的風貌，正是當時思想浪潮的縮影。

盧啟聰〈張蔭麟對《古文尚書》案的反控、再鞫與啟示〉一文，則是透過探討二〇年代張蔭麟撰寫〈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鞫〉時的背景，關照當時經、史之辨對研究方法產生之衝擊與影響。張蔭麟受到梁啟超影響甚深，但在處理《古文尚書》公案的立場上，卻與梁有所不同。張蔭麟秉持當時盛行的《史學原論》與實證主義史學的治史方法，無論在默證、積極推理與孤證等觀念上，皆具有方法論意識，採取從嚴態度；一轉公案的學術思想之爭，改變成確認史料效力的方法技術問題。張蔭麟帶給研究者的啟發是，應正視文獻之下的思想因素（聖道）對《古文尚書》公案研究的積極意義。這五篇文章勾勒出經學在傳統思想之流中的諸面向。

「經學」，是指與儒家經典相關的知識學問。目前我們對於經學的掌握，是通過經部文獻、治經方法、家法學派等角度而為之。然而，經學之所以可以被視為一種知識，是因為它與我們所知的其他知識有相同之處。這個相同之處會是什麼？儒

家經典的形成與「聖人集團」關係密切，而被賦予了神聖屬性。E. Shils 提到「傳統」具有 Charisma 的特質，被視為價值、秩序的根源。作為「傳統」載體的儒家經典，也產生相同的作用。人們每當閱讀經典，原初蘊藏在文化中的各種可能性即向讀者開展。後人對於經典的理解，因應不同時代與處境，產生出不同見解，這見證經典的恆常性。儒家經典的神聖與恆常性，促使歷代讀者雖未必全然接受經典的內容，但必定受到影響而形塑其自身的世界觀。這是經學作為知識的第一層特徵。當儒學邁向制度化，循著正典、通俗的途徑流布，經學成為相對普遍的學習內容，則是經學的第二層知識特徵。

那麼作為知識種類之一的經學，在古代整體知識架構中，居於何種位置？研究者目前嘗試探討經數、經目的歷時變化，或就經學在新、舊教育制度轉換時的學科隸屬等問題，對經學的知識性進行探討。傳統類書或許是另一個值得留意的觀察點。這裏暫且以唐玄宗為教導皇室，命徐堅等人在張說「類集事要」的成果上，分門撰次而成的《初學記》為例。《初學記》分二十三部，明人茅坤稱《初學記》的門目已囊括「天地間萬物之情，大略已彰彰備矣」。進一步分析這二十三部，囊括下列五大類知識：

天、歲時、地、州郡→自然類知識

帝王、中宮、儲宮、帝戚、職官、禮、樂→政治制度類知識

人、政理→政治治理類知識

文、武、道釋、居處、器用、服食、寶器→人文類知識

果木、獸、鳥→萬物類知識

這樣的知識架構中，所反映的世界是以「自然」、「萬物」為生存邊界，在此邊界內的讀者需要學習、應用的是「政治制度」、「政治治理」、「人文」三類知識。《初學記》為教育諸王而編，對組織制度、治理對象（人部）、治理方法（政理部）等知識較為偏重。這些知識內容是因應讀者後天的、政治的身分而設計，性質上頗似當前所說的「專業知識」。專業知識之外，人文知識則是凡生而為人皆應學習掌握的知識，是不受政治身分限制。歸納《初學記》人文類知識當中的諸部，都涉及人類的各種興作。「文部」居人文類知識之首，是以人類抽象思維創發為主，對比於以軍事、駕御、漁獵等外顯行為所需器械的「武部」。「文部」內設定九個範疇：經典、史傳、文字、講論、文章、筆、紙、硯、墨。我們可以將其劃分成三類：

經典、史傳→思維創發的根據

文字、講論、文章→思維創發的呈現

筆、紙、硯、墨→思維創發的工具

《初學記》的例子，提供我們對唐代皇室如何看待經學知識，產生形式上的認識。第一，經學知識居人文類知識之首，意味著雖然《初學記》設定的讀者是皇族，但在政治知識、人文知識對舉的格局下，經學知識適用對象不受身分限制。第二，我們將這些知識體設想成一個同心圓，以政治（制度、治理）類知識為最內圈，外圈是人文類知識，自然萬物類知識為最外圈。政治類知識應以自然萬物、人文知識為基礎。落實成學習進程，則是人們應先學習經學（人文類）知識，再學習政治類知識。第三，政治類知識運用於政治場域，經學（人文類）知識則不受公、私場域的限制。只要是人們進行思考與創作時，都必須運用經學知識。

上述的各種揣測，當然只是片面、嘗試性地從知識角度所進行的想像。它應該轉化成為不同的提問，並期待藉此引導我們對經學、經學知識產生更多有趣的思考！

謹以此導言向兩年以來願意信任、參與經學工作坊的師友致上由衷謝意。

